

哭 萬霞 族侄

李發強

今（二〇〇九）年三月卅一日的午後時刻，我突然接到族侄孫女金平，從廣東深圳來電，她泣不成聲的告訴我，她的父親萬霞，因身體過勞，犯了高血壓，暈倒在田間，很不樂觀，正送醫急救中。她已通知三個妹妹從山東、武漢、學校各地火速回家，她和她的先生陳笛，也已訂好機票，要連夜趕回棗陽和父親見最後一面等云。這突然的訊息，令我震驚萬分，我安慰金平要堅強鎮定不要哭，但我自己却是老淚縱橫，想到萬霞是一個大大的好人，但僅六十一歲之年，竟為腦溢血與死神搏鬥，於廿四小時後，再次惡耗傳來，因無法開刀，於返家之後，壽終正寢，已於四月一日下午四時四十六分，與世永別了。這不僅使其妻兒難捨，也是讓我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情

何以堪。同樣的萬霞也是難捨家人，記得他曾對我說，他因政治因素結婚較晚，妻子貴芝是四川人，年紀尚輕，他很希望多活幾年，能夠照拂愛妻，而今都已成夢，令我惆悵落淚，不哭也難！

萬霞長住湖北棗陽吳店徐樓鄉的田台村，他的田莊是由他夫婦共同營造，他的雙親長眠後山，他的家人將他安葬在他的雙親墓旁，如此既可依偎雙親，又可看到田莊、青山白雲、日月映輝，如同仍與妻兒同在，雖有天人永隔之憾，但也有聊慰之處，望能安息。祇是我曾告訴霞侄，希望在我百年之後，能夠將我的一半骨灰落葉歸根，與他的雙親，也是我的親長兄嫂墓旁相伴。另一半骨灰，希望留在我的第二故鄉——台灣，而與家人長相左右，而今霞侄先我而去，已使希



族人等在雙親大運公碑前合影。（此碑係萬霞、萬葛兄弟合立。）

望落空，天道無常，徒增唏噓！

萬霞和我是叔侄關係，也是我在大陸族人中關係最近的人。為易說明，我想從祖父母說起，但也慚愧，我少小離家，不知關心族人史事，

初中時適值抗戰，我負笈鄂西均縣聯中，畢業後再考入縣東隨縣的省立三高，至高三時，因抗日戰爭吃緊，政府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，我毅然從軍報國於四川萬縣青年軍二〇四師，未兩年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我又復員武漢，就讀湖北農學院，至大三時國共內戰，危機四伏，我為生存理想，又隨武漢區大專院校學友二〇四人，集體來台，到今（二〇〇九）年正好是來台六十週年，感受很深。民國八十一年（一九九二）時，我從彰化銀行公職退休，立刻偕妻返鄉探親，族中長輩及僅存的長兄發文，堂兄發啓，二兄發英，也都先後作古，因此無從瞭解族中歷史，至於侄輩萬煊、萬葛、萬霞等，在戰亂中成長，雖已是族中長者，亦僅知我輩族譜是「大發萬世，國泰民安」。同時，李姓在棗南是大姓，但我們李宗是小姓，可能是外來移民。移民有兩說，一是於明朝時，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，一是於清朝時來自江西，究係何來，多稱山西。我為盡族人之責，於一九九九年四月，曾寫成「風木啣悲懷雙親、

尋根溯源修族譜」一文，很是感謝萬霞、萬葛、萬煊等提供資料，完成族譜初稿印送給族人。據萬霞說尚有一系列待列，但如今他走了，我也年老體衰，心有餘力不足，年輕族人，以萬葛之子世良教育程度較高，希望能為族人繼續修譜。

我所知道的李族族系，僅知祖父以後的事，祖父殿有公有一弟殿多公及三男三女，三男為長子大宏、次子大運、三子大榮。三女有姓無名。大宏公生獨子發啓，萬煊為發啓兄之獨子。我父大運公行二，育有三男，即我長兄發文，次兄發英，我行三最小，但目前已是族中最長者。發文長兄，育有三女一男，長女萬英適劉，次女萬勤適孫，三女萬銀適李，獨子萬霞是老來子，三叔大榮無後，由我二兄發英繼嗣，育有遺腹子萬葛。我旅居台灣，與台女陳玲美相愛成婚，育有一女韻梅，二子萬鈞，四十待婚，萬巨與意琳結婚，育有一子世淵。萬霞育有四女，長女金平適陳、二女金敏適馬、三女金麗、四女金娥，尚未結婚。以上是我李家二房現況，所以萬霞與我

的叔侄關係，是極為近族之人。萬霞逝年僅有六十一歲，走得过早，叫我如何不哭。

長兄發文，晚年得子，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除夕夜生下霞侄，舉家無限喜悅。是時我在武漢，因國共內戰，斷絕音訊，直到我於一九九二年首次返鄉探親，他和萬煊、萬葛，一同到武漢接機，都是首次見面，事先也未預告，很是令我喜出望外，驚喜萬分，深得天倫之樂。

霞侄生於「政治風暴」的時代，帶有「富農」原罪，加上我人在台灣身分敏感，所幸他雖然僅受小學教育，但頗能洞明世事、練達人情，具有儒家「恭良溫儉讓」和「律己以誠、待人以仁、處事以中、成物以行」的修養，兩岸開放探親後，還被選為政協委員。他孝親敬長、友愛親友，對姑表叔田開東氏，很是敬重。在我每次返鄉探親時，他都能儘量全程陪侍。爲了對她表示孝心，在家中特別裝設國際電話，時常來電請安，特別是每年的春節和生日，一定來電道賀，令我欣慰。在政策之下，我的雙親墓地已被

棗陽文獻

劃平，在我返鄉探親時，萬葛、萬霞二侄，特在雙親墓地附近，豎碑爲念，每年除夕霞侄必去碑前及其雙親墓地致祭後，才回家過年。他在田台白手起家，夫妻合作，互敬互愛。他重視教育，除二女兒外，都能讀到大學，實是難能可貴，因此也使我想到，我們李族，讀到大學、研究所的尙祇有我夫婦，女生上大學的，目前也祇有霞侄的三個女兒，霞侄爲籌女兒學費，不僅辛勞種田、養雞豬牛羊，還會作豆腐和一般木工。但他從不自誇，總是自謙的說，他能結婚、蓋房子，讓女兒上大學，都是「三爹」的幫助，才會有今天。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努力，又怎會有今天？祇是他有高压壓卻不能按時服藥，他本應知道不能過勞，卻累死在田間，令我心痛！他明知道妻兒尚幼，希望爲她們多活幾年，卻反而提早結束生命，他這一歿，使妻女四散，妻依金平，人去樓空，家已破散，人間悲劇如此結局，怎不令我爲霞侄痛哭！

天道無常，人世多變，天下難有絕對的完

美，霞侄一生雖然頗多遺憾，尤其爲了家庭，一生作「牛馬」，以致丟掉生命，是偉大還是愚忠，值得省思，也是使我自責，未能特別要他注意健康，每當想起，就會痛哭。尤其想到我已八十有六，垂垂老矣，不勝「汝死我葬，我死誰埋」之憾。我這一生雖是平凡，但難忘自鴉片戰爭、甲午割台、七七抗戰、國共內戰等所帶給民族和自己的痛苦。數十年來，我懷著歷史之痛、山河之愛、故鄉之戀和對民族之希望，盡我棉薄之力，如今喜見兩岸日漸「和平發展」。長期以來，我爲棗陽創造親愛鄉情，宏揚鄉土文化，摸索主編「棗陽文獻」近三十年，也寫了一些報國濟世的文字，希對「爲天地立心、爲生民立命、爲往聖繼絕學、爲萬世開太平」，稍有貢獻。爲此我曾於前年因台灣「二二八」事件六十週年時，寫了一篇「正視二二八、愛比恨長遠」，希望用大愛撫平傷口。去年我以湖北同鄉會理事長身份，應邀訪問北京歸來，又寫了一篇「論藍天再現的歷史使命與當前任務」，希望馬英九政府

從道統、正統出發，走向「和合」的「台灣新生」。今年還想再寫一篇「誰主浮沉——從「和平發展」看明日中國」，希望早日結束戰爭，回歸到中華王道思想愛的文化。霞侄曾因我人在台灣受到影響，我很希望因我這些文章，解除他心中的一些委屈，不過我仍會為我的無辜背景為霞侄一哭。另外我曾語霞侄，如健康許可，我會將我六十年來在台灣報刊發表的一些文章，以「天行賸話」為名問世，但已無法請他一閱，不勝傷感。

霞侄！天下真的沒有絕對的完美，你已打完美好的一仗，留下受人尊敬的懷念！為了懷念，我與你病中的三媽冒著新流感，原擬於十一月間專程返鄉到你墓前和你生前的家園探視致祭，祝你安息九泉，並參加吳店白水劉秀祠的落成典禮，然後再去深圳，為你喜獲麟兒的金平長女伉儷道賀，希望你多多保佑他們，學習你的奮鬥精神，創造未來非凡的事業。但因落成禮延後，只好放棄已買機票而等候確期

也是世事多

變，萬霞侄原曾約我於金平生產後，共往深圳道賀，而今不僅他「爽約」了，且金平的公公陳厚澤親家，也於去年十一月因腦溢血往生，人間不幸，何竟如此？好在天賜麟兒，金平為陳府生下一位活潑可愛的男寶寶，應是不幸中的一大補償！願金平、陳笛夫婦和小兒陳緯博，都能自立自強，宏揚家聲！

霞侄！你辛苦了，請安息吧！請代我夫婦向你雙親問好，告訴他倆，你雖然人生短暫，祇有一甲子，但是你的內容是充實而豐富的！我會永遠以你為榮！

李發強於二〇〇九年十月寫於台灣



李家萬字輩五兄弟（左起：鈞、葛、煊、霞、亘）合影。